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七

吳郡 皇甫汙子循 撰

碑版四首

平夷碑

蓋聞垂綃之代爰有徂涿之師舞干之朝不廢伐
苗之典觀兵丹水享士鈞臺雖文德誕敷偃彼若
易而五材並用去此則難矧夷狄之爲中國患也
自古紀之矣漢唐以來道革汗隆勢因叛服靡有
常焉宋德不競鼎祚潛移胡元猾夏僭亂斯極天
啓我明時則

高皇帝汎掃妖氛肇爲戡定

文皇帝芟夷餘孽弘致湯平

列聖相承制馭一軌賓譯四通

皇上嗣統湛恩懷柔舉種卽序琛賁軼漠玉帛來
庭二百年而海內晏然矣蠢茲蠻服日本最大
聖祖慮其險阻易憑狡詐難格絕其內款禁其互
市瀕洋環島羅衛布堠而嚴爲之防智矣哉自是
濤波晝戢關門夜閉亭障弛而不設舳艫蔽而不
修斯憂兆於忘危釁生於玩寇者也倭奴乃乘間
竊發始則歲旱荐飢奮臂掠食抃死扶傷而已迨

夫假託依附嘯聚寔繁桀鰲孔熾遂乃墮城劔邑
斬將殺吏侵擾我疆場繫累我黔首農夫釋耒紅
女寢機飛棟成墟餘皇爲燼刺嬰兒以豐鋒剗孕
婦以染鐔蓋鯨波之巨浸而萬毒之劇蠹也階之
爲梗豪右乾沒貪其奇貨爲之羸糧響道阨塞漸
諳虛實悉覘視我稍輕敢於深入也東南之區財
賦攸萃俗號紛華地稱嘉麗一旦烽火照於錢塘
之江荆棘蔓於長洲之苑蕭條千里顧不痛哉
皇上震怒集群議以廣思回北顧於東眷運神謀
下明詔剖符秉鉞之臣妙簡而任專閫分麾之將

疇咨而遣竭內帑之財調六郡之卒雲臻颺赴棲
於會稽然戰輒不支賊無亾矢遺鏃之患而我師
坐困矣吳越甌閩兵連於四境壬癸甲乙役疲於
累季意者天吳爲瘵波臣干紀不然胡酷至此也
皇上思欲祀洪瀾昭玄貺乃有浙郡趙公文華時
在納言日隆睿眷晉秩司空明禋宗委公爰奉如
絲直履窮髮指日月以誓辭望山川而增厲審利
害於出疆聽便宜以從事旣而開庾信之府叅竇
憲之幕留侯在幄亞夫行營詩書素敦禮樂具在
乃倚爲長城資之武庫矣于是宣威敵愾殲馘獻

傳以報于

天子 聖心以懌加公宮保以寵異焉前此討眩於
狐疑機失於逗縮者公數其罪 聖天子飭法以
示懸藁之狗差級而俟收榆之效仁義兼覃矣越
歲執徐賊復猖獗窺建業犯淮揚公暫違聽履仍
俾受服方叔于征令公再見金陵盤石以爲固漕
舟塞江而無恙一戰而挫鋒於呂城再舉而摧戈
於桃港僵尸乍浦褫鬼梁庄當六月之期應七旬之
候組甲凝霜旌旄耀日公方按節徐行緩帶談笑
惟時總督則少司馬績溪胡公宗憲提督則大中

丞桐城阮公鶚西蜀張公景賢澶州史公褒善監
察則侍御姚江周公如斗邢臺趙公孔昭滇南邵
公惟中僉謀既同諸司百執事而下共命惟恪或
者議欲輸幣以誘其降堅壁以俟其老緩追以縱其
逸假息以盈其貫公持之曰余藉天子之寵靈
二三元老之中覆兵速乃神事需為賊勢在破竹
間不容穉矣乃令沛之亾命拔戟而登齊之駭騎
控弦而入楚之椎髻挺刃而馳吳之輕剽煦沫而
沫越之勇敢烈炬而焚五道並進長伎畢集筭無
遺策刻不踰晷生擒百人斬首千級溺骸汨羅

骨炳燭以萬計史書大捷無是過焉而贊成之
則兵曹郭仁也于是飲恨者快心含憤者吐氣歛
戚成懽破涕為笑姑蘇之民曰殄瑕滌穢惟司空
雲間之民曰室家胥慶復我農晉陵之民曰分茅
疏爵報宜崇潤州之民曰生子名趙恩無窮四郡
良守乃率僚佐將采民謠播饒吹勒鴻休刊貞石
謂余與公誼聯榜末屬操鉛槧嗟夫料敵制勝哲
也信賞必罰斷也躬冒矢石勇也不以賊遺君
父忠也以此衆戰戰奚不克哉若夫懲厝薪於往
轍存苞桑於來監公奏凱之日有副封焉銘曰

憲周劇秦若稽炎漢中葉惟宣先零構患充國請
行金城圖筭矯矯虎臣邦之屏翰曠世濟美司空
乃誕蠻夷于襄寇不可玩淳海既澄幽谷盡竄班
師奏膚獻囚在泮

天子萬年神武英斷才謝子雲辭莫能贊

吳韓襄毅公祠碑

代呂中丞作

吳有襄毅公祠自余始也余創之宜文之迫於瓜
代而去厥後韓生隆數來請沿牒方嚴搦管輒罷
茲撫滇南歸生復申前諾可謂不忘述祖者迺檢
舊草綴次之夫滇民亦反側思逞余率止以戡稍

執其醜始知成功之艱而益重公之才畧云

夫豪傑之士功業建於當時德澤施於後世進退
以禮身名俱榮乃崇爵以尊之厚祿以享之生有
殊褒歿有徽謚錄其子孫人心猶以為未盡愈久而
思慕之不忘此廟寢之所攸肇像飾之所攸興
俎豆之所攸設而禋祀之所不忒也余自弱齡凡
忠貞節烈所謂士之豪傑者或史冊所紀載或父
老所稱述未嘗不延頸拊髀想見其人恨不得與
之同時焉逮忝進士授御史為

聖天子秉憲之臣尤以激揚旌別為已任及奉命

巡按江南持斧肅軌攬轡觀風庶幾遇其人而酬
其願焉若都御史襄毅韓公雍者蘇之長洲人也
余按茲土三學弟子員以祠事來請因覈厥履公
志抱經綸才綜文武弱冠影纓釋褐被繡即霜愴
轂下風動臺端叢案決流宿齒推服諸道奏讞咸
公叅定尾有公署多蒙報可人畏洛陽年少矣巡
按江右逆濠怙勢包藏禍心首削護衛陰奪其氣
而寢其謀新建之勲公基之矣由是晉浙于藩宣
大之屏功多不載既而五嶺倡亂百粵不靖

憲皇帝疇咨簡命公乃受脤專征至則憑籍寵

布揚威信凡攻守招納調遣防禦暗合荀卿之制
間出曲逆之奇每遇敵輒身先士卒咸感激
無不一當百者凡猺獞黎獠黃蕭諸裔素號難格
詞日盪平之斬首數百萬捷以數千聞思古方叔
之翦荆蠻晉公之克淮蔡充國圖筭於金城伏波
標勲於銅柱曷過焉事具平蠻錄及公家乘中不
暇一二談也至若浮槎剡水流馬非神驅羊負芻
火牛謝巧設機用謀則籌沙示糧束藁得矢智出
其下矣公殆天授非人力所能庶幾也又坦懷闊
度所駐壺觴高引刁斗盡弛或橫槊賦詩或登樓

舒嘯有羊謝之風焉功成身退口不言吳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無犯道家之忌者矣而猶以中貴之詆屏居江東溘死牖下不克釋韜鈴而秉鈞軸舍遐徼而司禁闥爵不及嗣悲哉廣南之氓追思德澤家祀而戶享之 朝廷報功之典尚缺焉後俞都御史鄧公廷瓚之請勅下立祠梧州至今雨暘水旱疾病災祥禱公祠輒應焉而桑梓之墟安可無祠以棲神妥靈在昔韓忠武范文正皆吳產也咸有專祠課功較德公實與叅廟享之舉獨可使貳乎因檄有司卜地而經營之按祭法有功德於

民則祀之典禮經有鄉先生死祭於社之文故祠之在粵尚功以敦報也在吳尚賢以示勸也非徒家廟歲時伏臘以永孝思而已昔孟軻氏謂夷惠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諸士子雖不及接膝於廟堂而希躅於里閭他日功名所就有等於公且踰之者使業不顯著澤不覃被有不報焉而媿於公者乎吾等有事茲土者謁公之祠仰止而景行焉亦將有興起者矣祠在郡學東先爲南禪寺趾撤下宮之植而新之無費於官無取於民廼闢而門廼筵而堂廼翼而序廼邃而唐

廼級而陞廼峻而墉一準范韓之規而廣袤有差
正以簿器酌以儀物舉以春秋可以常遵後之繼
者聞多捐貲加葺而愈光焉此秉彝好德之心敢
要以爲作備者之功哉祠成於嘉靖乙巳之夏文
成於隆慶丁卯之秋云系曰

天挺襄毅嶽降之英濟商作楫植周爲楨文醉六
籍武閑五兵弱冠肅憲秉鉞專征三苗餘孽弗敘
弗庭公往于夷辨解角崩旂翻作氣鼓譟先聲燎
蝟匪疾脫兔奚神軍中一韓異世齊名梧州報德
象飾猶生桑梓故墟懷賢夙興蕉黃荔丹惟粵之

馨橘甘蓴美羞上之羹斷藤刊烈橫石勒勳南陽
慕亮東海表寧竦踊稽首式是典刑

徐文敏公祠碑

徐文敏公祠者祠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
公也公諱縉字子容吳洞庭西山人也故號崦西
建祠者季子太學生玄素也祠成謂余少從公游
又爲南畿所取士雅蒙公知亦能知公也屬撰記
之余往謁祠展象貌如生乃稽首載拜涕泣而歎
曰君臣相與功名之際豈不艱哉先大傳文恪王
公起自東山有子爲擇佳壻得公良喜

孝廟末登乙丑上第改吉士授編修太傅方在政
府而公居翰苑聲稱籍甚

毅皇帝時公在史館多所紀錄間與北郡李子夢
陽大梁何子景明長洲徐子禎卿鄴郡崔子銑定
交筆札揚摧文藝獨以史職自任相業自期矣夫
唐虞稽古建官殷周猶未云備迪秦而漢稍稍增
置西京所載金馬著作之庭天祿校書之閣蘭臺
給札之典栢梁侍從之儀上有右文之君下多揆
藻之士遊叅枚朔詞妙淵雲唐宋始建翰林置學
士西京啓之也若弘文集賢地切清華承旨供奉

職隣樞要我明益重非由此選不克拜相執政可
輕授耶

世宗嗣位銳情經術優禮儒臣公以宮詹主試繩
鏡之喻拔必得俊又以少宰攝選銓衡所寄掄無
枉材且啓心於講幄喻道於經筵凡治亂興衰邪
正得失反覆辯析未嘗陳端而令

上自擇兼之偉容儀善宣吐 帝爲改聽焉由是
清燕晝接寵賚日隆相君嫌其偏已也陰嗾儉黨
飛文巧詆公遂撲被東歸角巾長往縱情丘壑委
懷琴史若將終身焉厥後操軸旣移張弧盡脫數

從常侍顧問形求不見賈生何其久也為召蘇公
今安在乎鳳舉之使將駕安蒲狐首之嗟奄成宿
草帝為悲悼焉乃復爵任子恩逮於存歿錫葬
褒諡義備於終始公亦不為不遇矣余慨夫君臣
之際寵孰維之怨孰戕之勲業中隳疇則間之身
名晚完疇則使之命也何哉乃竟不閱崇品不躋
上壽海內共惜之仲子詹事君玄成於城西建寢
叔子州倅君玄英於山中祔廟並致孝享季子狹
小舊制爰圖麗規因構赤城隙地奉以專祠上請
於巡按御史先為長樂陳公瑞繼為洛陽溫公如

璋咸曰我聞徐少宰者先朝之良佐茲邦之賢達
也觀風者不能舉以示勸奈何溷其後人檄下郡
守太原徐公節行縣經理將助之金季子謝無所
受惟聽幕掾督察工匠而已地名靈芝里跨芙蓉
橋其廣幾畝延袤若干丈為堂三楹肖像其中旁
為齊室翼以廊廡前又亭樹碑凡制誥御祭諸
文及題咏詩詞具勒焉伉而為門繚而為垣濬而
為池邃而為道庭植松柏梧竹芳陰交覆綠溪桃
李荷芰穠艷競敷東接膠宮西隣梵宇羣峯映帶
四水環漪赤城勝境也太傅有祠北望而近昔高

步於金馬玉堂之上茲冥棲於花洲茂苑之間靈
其並妥矣工儼於嘉靖甲子之春考於隆慶丁卯
之冬題其額者按院洛陽董公堯封懸以耀其門
者吳邑令福清魏公體明也考之日玄成等陳俎
豆潔牲牲以告于祠幼弟太學生玄佐冢孫履貞
咸與駿奔云銘曰

峻推崧嶽吳表洞庭降申挺秀誕徐效靈東矜太
傅西詡少宰辟彼中流玉柱雙在早奉鴻私末遭
蠅黠心苟無愆躬違恤蹇生居華屋死起玄堂出
彼芝里似蔓而昌條風獻節灼灼桃李儼在春官

門藹多士花源通籟清靈茲陟降宛昔
瀛槭木悲秋洞庭葉去嘗有延陵帶劍在樹子孫
千禩勿替引之昭德揚休請事銘辭

重修至德橋碑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麋豹建廟於閭闔門
外其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
閭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廟曰至
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

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圯嘉靖癸亥開士屈真定
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人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

察御史閩中陳公 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
地登瞰危梁顧瞻顏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
乃不責諸爲民之上而諉於遊方之外乎遂檄所
司捐贖刑之金刊他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
呀呶興仲冬而厲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
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矣然引纜之堤紛爲
韞筒之肆虹跨之堰鬱爲鱗次之居無復蒼檜翼
門綠楊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
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余按祭
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

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
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
虞海季札蹈節於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
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脂茶之密不能回斗粟之謠
篝距之神罔以格鬪墻之訟故興校易性榮陽無
並逮之獄閉閣引慝高陵有兩棄之田乃知化理
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旣逝末俗寢偷禮讓之
邦嚚頑善詆愿恪之民輕剽好鬪向也襲跡皮冠
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
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

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
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
仰首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
趨者矣是秉彜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
入深而感速也粵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
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
所有事而公代

天子優爲之豈曰輿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
者乎爲下爲民是謂鴻烈爲上爲德是謂令猷一
舉而二善具宜著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

士由科第超拜御史者相繼不乏爲閩世家云成
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厥廟太史陳公音爲之
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爲諸生時書其碑
曠若有待重感於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爲國懷風永
歎禋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鄙王
與侯爵服非玩繁潦是羞仲揚其波季濬其流端
委于越比隆岐周肅肅柱下持節來巡六條咸察
百墜俱新納民於軌返俗以醇歸報我 后洽和
神人烈士狗名太上不朽聲聞於前光垂於後昭

德塞違功實云茂竦踊茲梁文石並久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七

姪樞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八

書牘十九首

吳郡 皇甫沆子循撰

擬請大司徒論止王氏書

王子維禎將領浙關之役其友皇甫沆請為止之
乃論於大司徒曰

僕聞姬公吐哺以愛士興勞魯國忘年以獎才流
譽蓋卓躒不群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器
使之途矧中散間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
小授槩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員外郎王廷

幹性繕淵穎質隣殆庶與越郡蔡汝楠並以弱齡
漸翼鴻達雙曜麗采馳聲藝苑雖終賈復作嚴路
再生茂以加焉使相府推轂銓宰甄才優以文史
之職厠諸華清之地必能鬻楊雍盛贊述休烈昭
多士之以寧表東南之有美旣乃蛾眉見嫉於衆
女鸚鵡貽戚於初筵誰之過與王子承嘉出守閩
州臥理移佐良牧赤城坐嘯固知通方飾吏非知
効一官者矣稍謝郡牒晉復郎署宜入掌書記坐
均邦賦曾未浹月遽聞遣以關譏之役委以推筭
之務意者謂其心計默運皎節可亮將簡任而亨

成去齊而燕重哉恐違不堪之情致無奇之慨傷
器使之義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姬公方容魯國
耳今夫崑山之玉明月之珠必爲之飾翡翠之筥
薰桂椒之櫝不適治理之用而充左右之玩者無
害其爲寶也騶馱馱必畜之中厩馴之路寢不
使鶩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無害其爲駿也願
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寶賂之愛察駿馬之志
以縻國士是僕舉燭於明公非爲王子束蘊也

與督學楊公宜論高氏書

僕聞之世有不能已之情而後有不得已之言是

故仁人之門不拒乎浚恒之求于命之請者將以
廣先容之路達幽隱之情耳僕自幼偕舍弟濂師
事郡學生高賢開導啓迪極其勤倍生我者父造
我者高也欲報之德未逢其適此僕日夕之私心
也矧此鄉之人從遊其門者蔚然雲集並爲時髦
不徒如僕兄弟而已夫何數年以來身困於終窶
業弛於殷憂聰明不逮華殖漸落謂非命何昨者
扶疾就試頭眩心悸不知綴辭明鏡一照莫能掩
其形穢果以劣等失廩要亦懲創而激勵之公之
至教賢之大幸也夫復奚諉哉然而爲賢悲者白

首窮經積以數十年下帷之苦甫及充貢之期一
旦見奪辟望秋之禾加以憔悴不燃之灰益用撲
滅有稿死而已向隅萬狀行道心惻在僕惡能已
於情耶輒敢以其幽隱迫切鳴於公側公其體虞
廷在寬之旨法孔門與進之意限以日月容其覆
試以圖後新揚末光於頽暮保故物於窮途實曲
成之大賚再造之湛恩也且俾爲弟子者少有以
報其師於萬一顧不爲義舉哉豈特高氏鐫感而
僕之所以銘德者亦不淺矣

報黃守任君輒書

言集卷之四
日月易流別來忽復經年緬懷良晤益用增勞遠承記存且推及先人頌之真饋辭物並腆感慙交集銘鐫盛德何時可忘三覆惠諭知聶子量移於畿內郭丞反服於東山季君被逐於讒言張友愆役於匠作回思張組黃泥之坂泛舟赤壁之浦人有去留事成今昔佳會不常豈虛語乎公念及此我心憮然所賴慈母在郡良吏爲邦才稱撥煩治尚行簡黃民嚮化流茲頌聲雖吳楚相望江漢云遠亦喜聞而樂道者也來寵方隆慎時自愛

與王稚欽書

緬昔神交終成良覲幸甚徂年若電別日爲秋涓涓江漢我勞如何不肖承先人之痛抱痾苦寢投涕帷堂無因奉咫尺之書申綢繆之意執事諒之而已曩乞雄文爲先人壽迺今已矣一念及此五內盡裂夫喜與戚異感而同情者也弔與慶殊方而合愛者也僕之私心欲煩改撰誄詞以竟前請以遂鄙旨雖非稱千金於終宴亦將銘九原而不朽也裁書愴怳不知所言

答侯孟學書

春間承芳訊足感記存無何乃聞有萋斐之戚語

云皦皦者易汗豈不信哉此在高明固不足爲累而亦不必深辯也安以俟之久將自定蓋無愆何恤詩人之雅談先張後脫易理之明論也敢露丹款公謂何如令子遠來辱損教惠感感窺野鶴而不知不群覩龍駒而識千里極爲故人忻慰也但匆匆西發不能延致彌日徒抱悵耳炎暑方隆慎夏自愛不宣

與徐公子書

緬昔奉使南都得接杯酒之歡奏歌詠之教幸甚然雲雨旣散山川間之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謝公

嘗謂風流得意之事邇來都盡因思待月移席之句宛然在夢契濶數年此樂豈可復得哉執事省同此情也居憂抱病有懷莫致頃承玉體康勝爲慰雕撰盈廂不惜貽示萬萬秋晨蕭瑟西向無任馳戀

答司馬張公時徹書

頃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緘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敢承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三紀餘矣公方周歷臺省而僕乃播遷州

郡飛伏乖跡音驛窄通然勲猷遠劭猶或相聞至
篇翰流傳間亦快觀蓋公玄悟夙超匠心獨契正
修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旣而暫
解本兵聊反初服娛情於山水殫志於鉛槧著作
日富造詣日工矣郎君過吳獲瞻玉樹恍對瓊枝
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
班馬爲準而吞吐六代成一家言詩以李杜爲宗
而綜括三唐亦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
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敘繫結而難於波
瀾光焰詩不貴於旨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

如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
渙而光焰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旨焉無盡而味
之有餘也諸家之評亦畧相似歐與楊顧欲探之
六經及於濟世無乃宋人然以此銓藝失之固矣
是耶非耶公自得之僕免官還山杜門却掃亦思
畢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所藏
秘書攘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
但不能理其寃又從而抵其釁抱憤棲病齒髮頓
改學植益荒良用悒悒近兒輩稍稍芟輯無足爲
高明獻也夫吳越相距匪遥每思泛姚江探禹穴

言集卷之四十六
六
踰四明以訪茂嶼諸勝倘山靈有知人願果遂懷
嵇公而命駕御元禮以登龍良晤有期書不宣備
與大司馬李公遂書

前歲橫遭兵子之侮奉書左右冀念疇昔因求振
援自後抱憤嬰疾一切以身外置之竟不能報殺
雪會興言痛惋追憶辱公物色朝堂之上晤言省
署之間氣奪夏給舍之門談傾張山人之座少年
英發可復得乎當時道術之交交藝之友豈特零
落殆盡抑且化爲異物者過半矣恭惟簡命方隆
垂聲籍甚出叅機務入秉鈞軸文武兼優功言並

立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也倘假餘光
之燭庶慰未溺之灰無任馳悚

與董侍郎份書

緬昔公在詹署適貴鄉范憲長補官之便曾附尺
牘以展候私既又公在銓曹適令壻徐子入試之
便曾賦鄙言以代芳訊皆未蒙垂報則葉如遺跡
敢復嗣音乎山居數載杜門寡營專事述作猶不
免於負俗之累長兄奄逝季弟中徂終鮮之嗟予
馬靡恃兵子構釁家遭破碎慘毒何可言悉今之
監司以此覃其威稜著其風裁示嚇於飢爲奮勇

於死虎恐蒙叟所竊笑而卜生不爲也世路榛蕪
人情丘壑黜闇極矣謂天高地厚跼蹐莫容卽林
密山深棲止焉託憂標疹積齒弊髮凋每寄慨於
清流申懷於諦觀者也公夙挺宏俊之才茂閱華
要之品扈

聖台衮媿美阿衡群望所屬亦暫迴翔與時俛仰
知闔闢異施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能庶幾
也謹因信使聊布欵誠外新刻請教此技無足資
身徒生業障覽畢揮去之蕭序戒寒玉體加攝以
俟召命幸甚

與耿督學書

緬惟憲節臨吳獲奉光儀良慰欽佇嗣蒙推廩以
授之粲頒曆以示之朔遂使炊晨飽德占歲知祥
徒戢于衷未遑裁謝以憲府禁嚴尺牘罔通耳追
念承竄貴郡少年不識忌諱負才使氣未免視上
若發蒙操下如束濕以今思昔更欲貫石沒羽難
矣水火豈可復蹈哉此時乃不及接君爲恨倘聞
仁義之說相忘道術之交仰藉箴規猥加砥礪庶
或立於無過之地而今晚矣君天粹夙成人倫朗
鑒學宗宣聖教闡諸儒校藝燕閒宏開別館片言

足以折衷一動可以爲法如僕衰年病體偃息長
林莫叩門屏自甘茅塞寄之慨歎而已

與唐子書

頃奉書得報於白仲子所發緘申誦喜慨交集蓋
鳳毛驥足乃知謝公不死苟令猶存也僕念昔與
令先君舉則同年趨則同志以道術相砥以文藝
相推是爲儷金臚而投膠漆者也至榮遺北關而
望繫東山晚因幕府之薦卒就弓旌之招使猿鶴
與悲松蘿歛色由是窺虜塞上襄夷越中謂可收
桑榆而垂竹帛矣何悟九原有牛山之嗟一朝成

翟門之歎詎忍言哉承惠使集二冊前此曾一再
覩矣正擬與足下商榷之然會晤無由宣吐莫遂
中心藏之又非筆札所能具達也夫條陳諸䟽雖
充國之策西羌伏波之圖南徼曷以過之若夫倚
鞍草奏橫槊賦詩雖造次占屬亦極嘉麗間有一
二如閑情之病淵明池鴈之累子建卽未芟棄奚
足掩瑜其上宰相及司空書竊有感焉宰相書如
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
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司空
書云向會思質已道尊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轉達

也又云思質處亦以尊意寄示之矣夫人臣義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自我專之雖君命有所不受何得以宰相之意致總督乎况總督者卽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其是與非當獨斷於心其功與罪可反覆於手宰相豈應有意示之而勘官又豈應唯唯奉之夫宰相當國或有帷幄之籌密勿之議所言公宜公言之若以天子之怒激發總督令其省愆改過爲總督良善矣如漏泄省中何殆非忠也至司空者彼何人哉不過挾君父之威恐嚇臣下欲其重賂以逞已私耳設使思質幸而

免於大辟天下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旣而思質不免於棄市天下將謂相府不滿所求遂中傷之令先君所共釀也是未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旣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使王氏藉此以爲口實起而理其先人之寃雖百口何以爲令先君白哉亟宜削之可也特通家至誼敢布衷悃惟足下裁之

與孫生書

頃聞意外之變良以爲駭卽使果實亦奚足累雖愛莫能助然戚本相關未嘗不懸諸心耳貴邑乃

山水勝地今爲爵服要區望塵附燭者必奔走之
似非幽人所宜置足也坐是先公之奠芻未將周
君之墓草徒宿並付之倚歎而已

答子浚兄書

弟沔頓首奉覆華陽兄前頃者猥蒙官謗再奪郎
署歸來却掃獲奉友于幸甚幸甚然安仁雖甘心
於宦拙而敬通終不能釋憤於見詆也省念累月
疾病淹旬偃臥精廬忽投華帙伏枕展玩徃跡可
想幽悰具存愴然悲生霍然病已蓋詩之爲教緣
情託興其感人深遠乃至是哉吾兄以宏大之才

充以博極之學故其爲詩也兼綜諸體之妙而不
能稱之以一長盡臻名家之奧而不能擬之以一
子此二陸辭藻獨秀於平原三謝聲華莫先於康
樂者也美哉富哉允乎可以傳矣來命方嚴有疑
不諱拘曲之見豈曰誠然如樂府雄深可刪者十
罕其一古選雅贍歌行縱逸可刪者十罕其二五
言近體之典麗絕句之清婉可刪者十罕其三差
弱者其七言近體乎至強年以後則又進之矣考
之於前知記室之早悟驗之於後覺少陵之益工
者也再觀強前之集中多讌會游賞之篇艾前之

集半爲贈別寄懷之什日邁月征歲其往矣水流
岳峙跡其乖矣吾輩池草之情周郎隙駒之歎掩
卷三覆涕下無從嗟乎弟也少覃玄思長耽群藝
雖有懷縣之詩兩都之作適越之吟浮湘之詠空
惚於訟牒跋涉於山川簡篇寂寥辭旨蕪穢矣才
慚不逮齒媿無聞視吾伯氏大有徑庭不重感於
斯耶關西晚暮未足爲恨若夫聯璧之獎非所敢
承侍御之責亦烏能任之哉僭爲治點聊備採旃
秉燭有良晤臨楮無多談重陽日某再拜

非所與蔡子木

僕惟奉職無狀至關木索被榜箠受辱自貽伊戚
夫復何言所恨負刑明訓點污清流執事者不爲
遐棄顧乃枉玉趾欵園扉綢繆永歎勤宣慰唁雖
尼父之矜冶長郭令之廉孟博何以加諸敢不仰
藉末光燭茲局影浸淫餘澤潤此涸鮮苟義氣相
激淑問奚疑是固鍛翼者之隱憂變色者之過計
也邇承執事祗役楚邦發揚郢調爛若藻績藏之
珍笥願眎副本俾三覆詩旨庶幾書授夫撫缶而
聆白雪豈異戴盆而覩青天者哉待罪法曹輒裁
簡謁曷勝惶慙

答王青州

僕自滇中詔報免官還荒險阻朱明遞節觸炎蒙瘴委頓還山杜門棲病絕交當路日覽衛生之經談灌植之務因念仕之進退猶晝夜寒暑勢有必至自恒情視之便咄咄以爲異事達人觀之若解懸釋負曾何芥於胸中耶遠損教貺良感記存往事無勞具陳矣省諭亦未爲知僕之深何者老氏有云生我名者殺我身而足下以修名見屬又云知我者希則我貴而足下以後世相期豈僕之所敢受哉所示傳贊占綴甚古子長子政流也誦之

歎服新詩漫往鮑照句累江淹才謝今日之謂矣
覽竟直須棄去升沉夏隔已矣元美勉樹令猷以
愛景光

與錢侍御

頃入郡城竊聞亡友周以言仙蹟令人悵恍彌日
繼之悲恨固知周君平生遺脫塵累抗睨凡流奄
忽委化終成靈異良足紀矣因各賦詩願垂和章
且云期以樓居要之圓月幸就乩案代致悃誠儻
惠然肯來延竚倏駕冀奉冥晤髣髴儀容皆文成
之力耳夫虞丘雖閔蒐氣則無不之也況神遊揮

斥那刹九埏奚憚百里內乎

寄沈僉憲

兄以雄才雅望秉憲西陲輯綬遠人當有解辦削
衽蒙化者焉若夫蒼梧形勝巡遊展眺勾漏丹砂
采鍊服食斯亦足以發藻績而固金石矣豈必近
地乃爲快哉

與釋雲谷

一別幾逾十春遙緒葛藤何可解脫僕免官東還
頗愜微尚因憶法侶棲跡名山體中無恙頃得大
林叅承下席朗誼遐躡復見今時獨傷鄙夫負愧

明紹耳夫昔遺民思摩音寄徒壅安石招遁晤言
興感何當捐此塵累相從泉壑仰挹津瀾庶不渝
夙心也敬賦短詩書之素扇無足溷懷袖間少垂
慧照幸甚

答張氏

僕山中之棄吏也與足下交乏半面誼感同心忽
枉千里之使馳八行之書示以名園嘉藻命僕亦
賦因思季倫金谷之什必屬和於潘仁摩詰朝川
之篇亦嗣響於裴迪古來盛事復見於今矧茲桂
樹叢生足占雅致奚必蓬蒿蔓翳始稱幽棲哉雖

未目擊其勝而已神遊其境矣隨題賦篇對使占
覆

因思李命金令之於公屬味然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對十里之勢與人言之書下必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八

姪樞謹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九

吳郡 皇甫沅子循撰矣因

記十首

浩歌亭記

浩歌亭者曲梁令尹之所建也曲邑鄙凡官署咸
俛焉卑時制下禁淫祠廼遂毀淫祠徙其宮而庸
之廼堂宇解舍靡不煥然崇也爰有羨材相厥隙
地廼就廳事之右方構茲亭焉皇甫子曰余曩蓋
除曠令云引疾不拜廼上疏乞改署遂調國子博
士謝劇而履閑葆貞而甘寂非時好也無何仍出

補吏職恭承嘉惠戾止茲土昔潘安仁詩云器非
廊廟姿屢出固其宜余復何辭矣越歲而亭成焉
每退公閒坐以安體凝神慮善思過未始不浩然
適也因歌曰胡嘯則違胡曲則之天也奈何矧伊
人斯或彈琴命酌酒酣耳熱仰天長嘯又未始不
浩然歎也則又歌曰往胡尾之令胡使之來且奈
何命也俟之遂名曰浩歌亭乃有友人張崑崙氏
者自太行訪余曲梁相與坐諸亭而語之故曰嗟
乎此殆江生所謂赤縣之東南乎可以居乎矣因
書而扁之又相與和歌而別也亭惟一椽四面皆

交疏曲檻也亭之隅有泉引而爲池翼而爲梁名
曰武溪一曲志懷土也北地斥鹵不宜他木惟秋
英滿臺名曰魏陶幽徑叢棘踣而坊也名曰棲鳳
言卽不能歸去聊以托吾棲也是爲記亭成於壬
辰夏五文成于甲午中秋

武原明慎堂記

嘉靖十又七年小臣沅以水曹移署虞衡員外視
道京畿間亡何乃以奉職無狀當路者數之
天子詔下吏法司傳會其罪竟坐降級外補于是
左遷黃州理官事具圖語中圖語者皇甫子逮繫

時所著也友人李驗封收而藏之越明年春余始
間道自吳至黃而余蓋員外置也以故郡齋無舍
舍於兵廠云兵廠者清軍大夫廳事也往東南去
府數十武而近然郡人業已指目為理刑外府矣
居頃之即訟牒填委迺書明慎顏其堂易曰君子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之謂也或問易朱子曰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信乎皇甫子曰不然旅之為
卦合離與艮離之象火也火剛而用明艮之象止
也由止而體慎是故君子則之不留云者明慎中
事耳按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

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可無明
慎乎楚俗譎詭而好訟動抵譟詞相報怨其所株
染以百數經歲莫可竟案麻城為最斬黃次之廣
濟而下又次之第使聽者能以虛受以衡決亡文
致以讞鮮不得金矢者是故懸笏設距不如谿谷
之易避也繁脂密茶不如畫象之無犯也明以燭
奸慎以止辟獄曷留哉獄曷留哉然發擿任智非
明也在宥寡斷非慎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其明慎之謂乎余蓋羈竄之臣也故取諸旅云

仙都草堂記

侍御樊君既卜仙都之原從堪輿家言襄其母夫人乃結廬於右以寧一所公而君得棲趾墓傍題曰仙都草堂間馳尺牘請余爲記其畧曰家君號一所主人性質直慷慨好遊善飲多吟咏與世事踈濶少負才名累試不遇就教山東陵縣後遷高密母氏與偕竟以疾卒於官舍不肖自留臺來奔家君翻然棄歸謂曰汝母奄背吾不望汝以旨甘獨養但能居我於仙都以終餘年足矣賢哉翁之志行如此按仙都在括之縉雲去邑二十餘里道書所謂第二十九洞天軒后龍昇地也唐天寶間

有綵雲起李溪源覆統獨峰之頂廣樂殷殷響震林樾刺史苗奉倩上其事遂名仙都而縉雲義亦昉此山有鼎湖中產異蓮瓣落東陽因建金華之邑表瑞驗云湖之下爲好溪其東爲步虛山竒峰干霄卽梁陶隱居所稱高峰入雲清流見底者也其西爲亡歸洞縣令李陽冰吏隱於此愛而名之稍轉爲仙人碓碓之上石峰攢峙翁築層臺延瞰鼎湖名曰群玉南可百步許爲暘谷洞宋朱晦翁遺蹟在焉下抱澄潭與小蓬萊赤壁趙侯船諸景相聯絡花鳥冬春烟霏日夕展可樂而忘世也蓋

福庭神窟往往異人居焉如劉阮羊許輩茹芝委
化事匪盡幻矣夫世之慕鍾鼎者必耽廊廟薄珪
組者必安丘陵性各有尚也昔仲公理歎曰若得
背山遊覽平原此亦足矣何爲區區於帝王之門
哉而宗敬微亦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之將至探翁之志正合古人
非惑鴻苑之書談玄牝之術希冲舉而逃虛寂者
萊母畢願於蒙上龐妻協好於鹿門則夫人之靈
亦妥於茲山矣侍御君能承顯志而慰幽光不爲
篤孝哉志又云少微星見乃置高山峻谷考槃爲

業類多隱君子今一所翁謂非其人耶或有乘時
崛起奮庸熙載文成諸公並弘功烈幾之爲會將
在侍御矣巢許韜德於箕山申甫誕神於嵩嶽不
並可徵哉翁在草堂詩曰高峰峙堂前相對成賓主
每晨興獨往吟曰登臺盼林麓倚洞臨清流又徘徊
一徑及繚繞諸山巔倦移小艇而歸吟曰策杖
撫朝景蕩舟曳夕光客有訪者或不知止吟曰畏
聞官長至喜與野老親又探奇山谷中悠然吾老
矣其宵次豈塵壒間能懸翳耶若翁者不獨務外
遊而內觀其深矣故其詩冲澹蕭散與陶徵君田

居諸作興寄畧相似別有編輯聊採牘中所載記之以傳俾與茲山茲堂同不朽云

茭嶽亭記

或出或處君子之道若得若喪達人之情夫一官未効而三徑自賁者抗時之高蹈也東都甫免而南山流懟者憤世之激衷也我友張仲則異於是方其與伯氏二千石早發巋科並登顯仕蜚聲赤縣處映蘭司當是時豈不欲閱致崇品垂功太常以展生平之蘊乎既而被讒謝秩人咸弗豫君曾不嬰念視其官若解懸釋負而脫屣者歸乃闢第

治園疏泉灌樹據茭山之勝結亭其上名曰茭嶽錦峰攸接白雲延望近在几席而迴挹烟嵐不出戶庭而獨觀昭曠無登頓之勞而窮眺聽之賞此其育次所得有超於塵埴之外者所謂道可重故物爲輕心既遠故地斯偏豈爵服之玩能移之哉按爾雅藕緒如指空中可啖曰茭水物也而託根於山殆猶伐檀置於河干瓠樽委於牖下駒有食苗之嗟鴻興漸木之歎君宜在朝而擯之于野意盖深矣又漢書溝洫志竹葦緇茭爲茭才焉往而不適哉園凡八景亭爲最勝括曰自得而君出處

之節得喪之較有可見者昔敬通蒙詆杜門却掃
胡隘也山簡好遊習池倒載胡豪也余不敢自附
襄陽之豪而君不爲馮生之隘請日陟君園臨君
池坐亭中舉長菱而誦君之詩裴迪湛思願和輞
川之什王筠抵掌請鑒郊居之賦君爲何如哉乃
驩然命余書之爲記

范氏創建三公堂記

三公堂者祀太師徐國公夢齡唐國公贇時周國
公墉也周爲文正公之考而唐爲王考徐爲皇考
云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逮殷周更立而不變三公堂所由始也粵若我
世祖嗣位之初尊師重道稽古禮文首勅天下建
啓聖祠于學宮上祀孔子父叔梁紇大哉聖人之
制作炳越千古矣夫爲子者居以王者之庭享以
王者之祭爲其父者曾不得妥以專祠薦以一牢
豈人情乎禮曰天尊而不親然人思事之者以其
有生物之功也况毓靈蒼際誕生玄聖與斯民立
命者乎范乘載三公者或仕爲節度判官或檢校
少府或掌管書記皆著有勞績以曾孫之貴追膺
封典文正功德弘茂獨盛當時而宋室湛恩汪濊

報亦隆矣范氏忠烈廟在吳邑德鄉讓原笏林之陽墟墓在焉而三公柎諸寢室郡城義澤莊亦止及文正而三公故缺也迨侍御史洛陽溫公如璋持節按吳周爰展視仁率義起令於祠後創建三公之堂檄下郡丞茶陵龍君慶雲經理其事亡何以瓜代去繼為董公堯封亦洛陽人也至則亟覈祠工更議坊制矣邑司以時詘財殫頗艱厥任適鉅家徐姓者誤扞憲網恥受汙名請以金贖聽輪工所官第籍記之梓材既集匠作斯興驅運之勞不擾於鄉呀呷之聲無驚於市地素窪塹慊而平

者肅坻數級筵堂三楹峻而垣墉翼而廊序巍而綽楔飾以丹堊圖以雲藻蜿螭飛革煌煌奕奕工若浩繁再葺而畢兩侍御之令迅於風霆丞一人之力神於不日矣三公者肖像於中旁以將作監簿純佑許國忠宣公純仁恭獻公資政學士純禮龍圖直學士純粹配焉濟美五世禋祀一堂由是衣冠之賓虔奔式路來躋其堂為父祖者詒謀是思為子孫者繩武是媿過其門者雖或細流釋負弛擔徘徊顧瞻咨嗟歎息乃去憂樂之遺忠貞之報百世不斬若此范公可為而人顧不為哉此觀

風者之績也司勳氏曰余觀茲堂之成而有感於大道之公懿德之好矣夫闡崇先賢佑啓後人激世範俗非御史不能仰承德意恪供厥職非有司不能上或宣令下或怠事有舉之而中廢者矣前人美意後人惡其不出於已也將有其始而多不克終者矣堂之成亦幸而遇其人雖文正公德之感人協恭同好而玄貺默啓其三公在天之靈哉范氏乃更立主堂右以祀溫董及龍不忘報德亦禮也爲是舉者公六世孫太學以益借其兄主奉惟立請於當路移書太僕卿惟一祠部郎惟丕從

外交贊云

蘇衛重修記

天下之道二文與武而已故其設官亦相準焉易敘黃帝傳述以前書載唐虞咨岳之後夏殷罔聞至周始備歷漢唐宋或因或革尋置尋罷靡定制焉我明稽古文武並用文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至百執事各有司存武則公侯伯以擬三公五府以擬六曹禁衛一十有二留守四十有八視諸司焉外又建都司以衛藩省設衛所以參郡邑官寢衆而法寢密仰見

高帝神謨睿算超越前古

成祖率由無改乎舊慮深遠矣至其居也必崇構
廣宇使之聽政而出治蒞官以臨下瞻視尊而聯
束固焉蘇衛建自洪武初年在郡治之東茲城也
襟江帶河曠數巨浸控淮揚而連甌越一大都會
也素稱壯麗歲月既久風雨漸弊自宣德弘治嘉
靖以來三經修葺並出苟完費莫底寧勞豈臻逸
隆慶改元之三載視衛篆者爲都指揮何君萬鍾
幼讀父書長述祖德策試擢科文華翊武騎射劍
術兼茲詩書禮樂在是曾未浹月百廢具舉乃以

六事上陳僉同報可修署其一也每歎曰方今胡
虜爲釁於北倭夷未殄於南正志士立功之秋將
軍耀武之日也建牙幕府樹羽旌門盾戟列侍于
旁介冑奔走于下渙號申令擊斗傳符而頽垣圮
砌敞宇荒庭何以肅寮威衆居之而失其尊望之
而生乎玩矣遂諷吉經始撤故易新廼闢其門廼
峻其墉廼粲其堂廼邃其宇廼闢其階庭凡除器
有帑貯餉有庾享燾有祠稽籍有室退食有齊踐
更有廡棟楹撓腐飭材維良瓦石殘缺陶埴孔固
丹雘漫漶繪堊稍施由是望之而畏心生入之而

引躬俯升之而歛容恪此何侯之績也世之當官者恒以營造爲嫌樂因循而憚改作視其居如傳舍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耳此宋藝祖示殿選加選之條於遷代考課之後非無見也矧世祿之家桑梓之墟盟帶礪長子孫者乎侯乃捐俸以庀財不爲妄取稍廩以鳩工不爲徒役荒度於殷春落成於徂夏民不告勞工罔愆素亦神矣時

聖天子嗣位更化飭治吳郡堂亦被災創建同時興事除舊布新文昭武憲會逢其適吳人以爲美談不有歌周雅而賡魯頌者乎他日君侯秉鉞闡

微立功疆圉膺干城而奠社稷亦若此矣是役也請于上爲督撫大中丞莆田林公巡按侍御鄖陽溫公飭兵憲使南皮湯公若同官協贊委吏董成例得備書如左云

清舉樓記

侍御劉君相厥考園是爲擘華建樓其中名曰清舉於以處高明攬昭曠魏生賦之謂美堂構而永孝思者也其居也迺在郡城之西閭闔之南斯地也東引於越北達長淮方舟結駟駢坐輻湊開市廛於昧且橫闌闔而流溢聯袂塵昏揮汗淖積乘

時射利之夫衺服遊閒之子競其區宇矜其燕居
吹竹彈絲調珍饌玉目恒奪於紛華耳習聞乎誼
噎者也侍御幽襟獨秉冲標夏邁心竊隘之歎曰
匪先人之廬是懷吾其鯤徙而鵬運矣緬莊叟以
養恬晞揚子之耽寂若遺世絕俗者焉其於人也
每立選而難合故其從宦也亦屢拙而不工至其
爲文也思若凌雲氣若吐霓通玄潛虛而變態不
窮其爲詩則穿天心出月脇興寄宏深而不可爲
象皆寓之樓矣其爲樓也三江匯其左群山控其
右前臨茂苑後枕海虞飛陛百尋交疏四啓仰眺

則危峰送青俯瞰則平疇環綠遐屬則天籟忽鳴
近聽則松濤遞響棟舍朝旭簷收夕霏朗月初升
暢庾亮之悰清風徐來發劉鯤之嘯亦可以樂而
自適矣余聞仙人好樓居故秦侈阿房漢崇峽闕
子其一舉而眇九州再舉而細萬物乎將挹浮丘
拍洪崖憑烟御風出入乎莽蒼而莫知其所止乎
殆與天爲徒與造物遊視規規然馳志於江湖廊
廟者彼猶有桎梏而此之謂懸解也矧又射利遊
閒齷齪者乎望之蓋瞠乎其後而囿斯下矣侍御
君聞斯言也迺揖司勳氏登樓命酌超然榮觀驩

然相得因授之簡請書為記對命酒賦然榮備
文起堂記之蓋報乎其為而固慎不使計
雲槎張季翁者嘗治其居於城之東衢焉層基累
構必宏以軒綴棟雕甍必壯以麗迺高其門迺峻
其墉迺敞其堂迺邃其宇迺翫以樓閣第宅之華
輪奐之美甲於城中鮮有能埒者夫季翁修業以
息特布衣之俠而隱淪之流也今欲其門可容蓋
駟列幃戟堂可聯簪裾沓履綦此其志不在近小
者矣落成僅十年而其子果發科並起惜乎翁奄
逝不及見而志則酬矣仲子幼于爰處其中請名

其堂以昭令美司勳氏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古之人一舉步不忘其親矧於身之攸躋乎季
翁雅善訓子察知三子必榮以顯克稱其居令後
世莫可加然特以富貴望其後耳不知事有得喪
勢有盛衰若其室瞰高明孰與地甘湫隘此雍周
廣喻於田嘗劉生致慨於王謝者也今仲子修文
以起堂之中奉毋以寧季翁博古多畜前代奇器
玩好悉陳於几示能守焉然黼黻間施雜以縹緗
壺觴遞御耦以鉛槧日引揆藻之賓問字之客研
討九流譏評六藝闡稷下之談發郢中之調即使

金谷榛蕪銅槃狼籍而文可永垂堂亦不朽矣由是仲子告于毋夫人僉曰聞昔賢母惟欲子以善養或期子以令名汝以文起舍章吐續抱壁握珠可擬孟陽舅舅吾亦無媿范尹二母奚患不富貴乎汝其無忘先人之廬敬佩司勳氏之言仲子載拜唯唯遂書以榜諸堂而屬余述爲記

董氏西齋藏書記

西齋者董氏藏書所也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公起家繼大理公咸嗜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千餘卷生子宜陽幼聰慧不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乏贏

金繼錢之遺每指西齋謂曰業在是矣二公旣卒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括秘所藏倍其先人屏氛謝垢日操鉛槧簡帙溢於几案晏如也蓋已涉其流探其源採掇其華而咀茹其膏矣嘉靖癸甲之歲寇起海上廬毀於烈焰書亡於餘燼董子不避鋒刃夜半身犯賊中取其先世恩誥遺像及書數篋馳出賊壯而釋之亂定稍稍理其殘缺每從友人處借而手錄之乃刊定舛誤然較昔十僅得其二三耳并新其齋屬余爲記司勳氏曰天下之物或聚或散有數存焉矧書籍爲

天地之精英乎秦焚晉墜往往遭阨國且不能保而况於家乎張華縹乘武庫奚存李泌牙籤鄴架安在遂使公擇託諸廬嶽穎士寄之箕山不獨禹穴汲冢間也余家自玄晏所畜晉武所假奚啻萬卷余考中憲公暨余兄弟復廣之一旦為謝兵攘掠殆盡年齒向暮心力並減不復能購輯如董子祇自懊歎而已夫御史者古之柱下主藏書者也而董蓋世其官矣傳稱仲舒下帷覃思三年不窺家園而董蓋世其業矣由是子子孫孫勿替保之又能自得之誠以口肆貯為腹笥是董子所深望

也使致喻玩物取譏兼兩如斲輪之說書不幾於廢哉中憲公與大理同登進士有通家之誼言非敢諛也因書為記宜陽字子元別號紫岡為太學生云

新建憲濟橋記

憲濟橋者采民謠以彰憲績者也橋距婁關二十餘里鄉曰吳宮村曰蕭涇戴墟豬其南陽城滙其北二水交瀉岍易崩圯又走一州三邑孔道也往來相踵咸不便之先是架木為梁名曰縮裏謂稍却以避湍激也夫河廣狃欹臨深履峻負擔而涉

心悸於阡危牽輓以趨足逗於旋引餘皇一經輒
隕數命至風雪沉尸昏黑遇害者又莫可勝記也
典是疆者非其痛切肌膚而乃慢視肥瘠民且誰
何哉嘉靖四十載歲在作噩長樂陳公以殿中侍
御史簡命南巡吳當兵燹之餘未獲安堵加以
滌潦作沴大浸流災公懷恫恤抗疏蠲賦下令緩
征既又清傳以節支銷兵以裁餉省刑止訟去羨
滌苛專務與民休息又爲之設糜以療飢施藥以
起瘵民賴全活者以萬數又爲之穿渠以渥漑積
貯以裕賑凡興利而除害者罔不周焉芳曆兩更

小期再借俗有偃草之風海無傳箭之警霽威於
秋霜煦愛於冬日由是甘露降於虞山嘉禾產於
惠晦瑞雪鑿禋而集靈雨應禱而濡士民思頌功
德者十室而九矣歲在闡茂公適東巡攬轡於玉
峰之塗擊楫於金沙之渚召父老以爰咨望陽侯
而興慨歷覩茲艱具聞斯患憮然曰民命顧不足
重而乃金是惜乎奈何以易朽之木濟難捍之水
屢廢屢更卒無寧歲屢廢則行者病屢更則作者
勞使拘於時詘不可以羸民疲不當以苦豈永圖
長治之經哉遂檄長洲縣倅屠大亨往相度之俾

驅石代木敷土夷岸隕沙障瀾畚築於二湖之衝
寘楫於百川之沸廣可一丈四尺修凡二十丈有
畸筭貲不踰五百計力僅閱三時天根見而經始
鷄尾會而落成圓兔初生長虹迴跨鏡光練素延
眺於澄流錦纜牙樯騰歡於清泛民歌曰爾厲爾
揭險莫可避沉尸塞流視之如棄微我陳公孰援
以濟又歌曰昔母渡河葬於汨羅今也從橋由稚
席過陳公來晚濟我實多因題曰憲濟橋肇錫嘉
名用彰偉績從民願也夫橋梁者王政所有事而
民牧之職司也國僑聽鄭以取譏單襄使楚而致

刺自古紀之矣公原譴於下繩銳意於已任非爲
民能然哉吳自倭夷犯境小民往往鑿石斬木毀
其橋梁以避一時之亂今道路多有不通而水患
間有不可禦者使感於公而以次修舉之孰非公
濟之哉公還朝堂秉柱石之資膺舟楫之寄其於
濟天下也亦若是矣邑令馬君會又亭建碑徵文
于余余弗克違嘉其仰體公心恪勤官守者也因
思宋生兆祥於渡蟻孔氏介福於完龜愛物且然
况民命乎天之報公以慰我民諒匪遠矣元凱受
富平之賞季札美盛德之遺宜鏤鴻休以耀綿祀

聊采民謠銓綴為記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九

男林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

吳郡山皇甫沙子循思撰

雜著五首

毀舟對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
興焉吳郡巨麗寔為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艦蓋
自昔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
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冶容之誨
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為反本以
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吳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

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非棄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對息陰之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壘樓島峙不僭於瓊構之翬飛

也錦飄霞舉不夸於雕墻之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於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於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於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鼓不闐於閭巷之弦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鷓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囂訟繁興而擢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鼎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強而同蟬蛸之刺不能齊之以

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衺服不覩於長洲之苑縹賄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闔之塗而上錯之賦可不登於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爲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纈蜀藉以篔簹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儵革和以鳴鸞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

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昔李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愆期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矣哲侯良吏勅躬閉心端執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爲哉

吳漁父

屈子撰漁父篇余擬之加吳以別於楚也

歲旃蒙赤奮若辛月日長至甫子不懌遜于松陵
泛于鸞湖漁父見而問曰子非司勳大夫與何故
至於斯少負英氣眇視一世業振古風獨步江東
何壯也今乃憂心辟標形容枯槁何憊也甫子曰
昔嘗抗疏以忤郭武侯舉朝爲之動色而今挫於
一兵子又嘗持議以詆張太宰三署爲之斂容而
今窘於一鞠吏謂非命與吾其已矣漁父曰蓋聞
釁由人構奚天之咎禍自己求伊誰之尤且子生
資棗之鄉而佩薰紉芳趨眩礪之塗而懷瑾握瑜
適樵朴之市而揆藻摛績履笑梯之徑而嫖節砥

行叩吹竽之國而鳴絃挾瑟是自犯不韙也今世
所重者勢與財耳使子位高何網之遭仕不善宦
喪其氣焰使子金多何法之加產不及中神罔爲
通是自失其所恃也夫犯五不韙失三可恃子之
不隕於仇讐之手者亦幸矣語畢相與觀於湖上
漁父倚舷而笑鼓枻而歌曰流有清兮亦有濁賢
如屈兮葬於魚腹遡有順兮亦有逆忠如胥兮盛
以鴟革水有源兮亦有委智如蠡兮從余遠逝遂
去不知所止

鷓息解

建業域中有玄寂公子棲趾長干飯心淨土得北
山僧舍之一楹大僅踰斗高不過舫惟慧塔影軒
梵鐘響座而已因題曰鷓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
左圖右史彈琴其中逍遙乎不知榮觀燕處之爲
帡幪也爾時寥廓大夫過而哂之曰陋哉子之居
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法周孔晞績臯夔不爲
鯤鵬之遊鴻鵠之舉而乃托志於鷓鷯謝笑於鷓
雀僕竊惑焉公子曰吾知息吾躬焉而已容膝之
外非吾所覩也南榮戒多老氏取足又曷故哉且
吾以昭曠視之不知一枝之爲小也吾以蟣塵覘

之不知六合之爲大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飢
擾其上亡猿警其下將恐千仞失據三匝無依豈
復有息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公子幾於道
乎吾方坐此困也乃拜手讚歎而說偈言占占雖
小知黠慧羨微禽一枝安足戀屬厭乃其心庇苟
非所據胡貴茂與深乘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弛
張種種故龍德良可欽公子聞之乃大歡喜曰吾
於用天下也亦復如是

公子盛生時泰也大夫者訪也

司寇獄書壁

有兔爰爰犯虎之穴虎怒欲噬之驅之豺窟兔懼

甚曰嗟嗟豺虎類也安得不毒我我知其食吾之
肉而寢吾之皮無疑矣豺問故知兔寃於虎也釋
之平原兔喜曰茲平原乃吾門庭矣遇鷹及犬鷹
嘴圓犬善顧或擊之或搏之百計困兔兔幾不免
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其類而異其心天下之事有
幸脫於彼而不可料於此者戒哉慎哉虎武定也
豺倪翟二

撫君也圓顧二比部
郎也悉隱其名云

喻歛文

有盲於詩者妄意刪之皇甫司勳五嶽黃山人並
遺圖倩梓於歛客奮起不視而唾欲毀其板余爲

止之夫彼既盲於詩則其所取未必是而所去者
未必非也使詩不悅於凡耳受嗤於拙目余方以
爲幸而子乃以爲憾耶夫毛嬙西子國色也天下
有目者所同美然鳥見之高飛獸見之蹶驟禽獸
豈可論於聲音之道哉竊惟夫今之言者謂吳之
詩不及關洛齊魯然吳之黃口白丁僅諳三體未
窺六義載贄出疆憑軾而遊於名都學士大夫多
延致之與之談必虛左與之唱酬每出其下咸謂
少陵不死謫仙復生也顧不可笑乎夫騎卒逞謀
而謂良平爲非智材官奏捷而謂衛霍爲不神然

與否與是猶鄙堯誚舜而陋禹也於妄人又奚難
馬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一

男林謹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一

吳郡 皇甫沆子循 撰

傳三首

張季翁傳

張仲子者年少而有才人多樂與之游余亦締交
焉仲子遇余良謹一日造余蹠而請曰家君被褐
隱市然而有古俠行年且六十矣懼其湮沒無聞
也願先生賜之一言以圖不朽此與酌大斗稱千
金爲壽者孰乂暫哉余曰敬諾乃作張季翁傳
季翁名冲字應和中都鳳陽人也勝國時有仕平

江路者避僞周之亂徙家金陵留季子賜贅長洲
徐一貴家遂爲長洲編民自賜始也是爲高王父
生子彥達彥達生杲杲生準季翁父也並善治產
積而母氏李孺人又能持陰教相之富埒吳中季
翁綺歲卽慷慨負氣不爲崖檢從師學求知大義
不習文辭事父母處兄弟以孝友聞凡中外吉凶
之禮有疑皆質焉所議務協於義曰禮求其平易
可行令通乎人情耳奚必拘學泥古哉甫壯嘗歎
曰丈夫處世不能冠纓結綬乘軒擁麾以快其志
當遊俠四方安能僵臥牖下事一室乎乃齋

裝去之京師與長安少年爲鬪鷄走馬蹴鞠樗蒲
博塞之戲間與高陽之徒酣飲壚肆擁姬促坐哀
箏順耳食揮萬錢卽貴人過之睥睨不爲動色也
都人士咸嚮慕之莫不延頸願交焉後語人曰偉
哉

皇帝之居乎賤臣何幸仰觀宮闕之麗基扃之固
衣冠玉帛之會奇貨縑賄輜輶輻奏之殷與官儀
之美乎蔑以加已請止矣遂歸省庭闈叩首泣謝
棄養之罪親亦撫而爲之歡勞焉及視家人產力
勤自約與童僕同甘苦至營堂室必華敞所蓄器

物玩好必精巧雖鉅室未嘗有也其衣裳成削之製輒爲增損俗尚褒衣高幘曲衿侈袂故爲狹小以矯之所簪帽服檐袷袷囊人皆效之終莫能及也對密親良友詠談謔浪一坐盡傾而卒歸於正類託諷焉客有匱乏好爲贍給或窘迫來歸能爲之拯護族人忿爭決訟不取邑令之命而信季翁之言雖里中無賴亦善遇之而勸之改悟由是人益多其義烈貴人長者轍跡日盈戶外而季翁益爲醇謹母敢驕詡所生三子長曰鳳翼仲曰獻翼季曰燕翼並聰穎能應對有所占屬如宿構

焉廣延明師誨之三子彬彬文雅矣貴人長者心年與之交先爲季翁起居乃日設賓客可供十人饌旨腆充於圓方焉長子仲子俱爲太學生分游兩都季子選爲郡學弟子負將鼎立以盡友海內藝苑之士矣中歲婚嫁稍畢因好山水之遊年躋六十輕捷如少壯時往來虎丘石湖之間或操小舟載酒肴以行或與二三交知徒步徑造令童子携壺榼以隨誠其子曰汝曹不得與吾此流飄飄然有乘槎上漢意因號雲槎叟示無繫礙云此其細行也若夫倒篋而慕孟公之風折券而弘馮生

司勳集卷之五
三
之量推產以敦愛讓割肉而致孝感庶幾篤行君子之槩焉三致千金而再散之此與齷齪守財者安可同日道耶

司勳氏曰太史公謂戰國四豪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矣然其勢易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矧聖朝法禁之嚴不得捍綱踰軌惟信義節烈足以回風而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夫生也有涯而名垂無疆古稱三張今濟其昌遲今顯揚善者之獲報彰彰

哉

王隱君傳

丙辰之歲余解宦自南中還聞周子以言捐館于虞山之陽未嘗不悲且歎曰吾蘇自是無醫矣卽被病緩急誰可寄哉居一年所季氏子乘病迎王君診脉之余從旁察其語病狀及所得如響竟不起如其言猶謂偶中未甚奇也又二年所孟氏華陽公病復往迎君診脉之如語乘狀亦竟不起余始憮然曰周子不可復作乃今幸得王君哉
君名來賓字國光別號玉田吳邑鴈宕村人也高

王父暨厥考並善堪輿家至君獨小之乃從師學
儒覃究經義丁辰坎壝被褐為衣舍菽為食棲趾
環堵中惟憂用疹因患耳竟聵乃歎曰小子志欲
以儒業顯今為廢人天平命矣夫即不能自治設
以治人有所効於世其醫乎遂好古方書隱於瀆
川之上訓童子自給廣購素問本草脉經難訣五
色奇咳鴻寶諸書晝則手抄夜則口誦每至忘寢
同舍人不堪其苦而君獨安之時越人吳生世魁
日與之遊心竊異之常謹遇生而生亦知王君可
教也間與語曰我有簡要診脉運氣禁方欲傳於

子子幸毋泄君乃敬諾生果出諸囊中君受而覽
之因頓悟史所載長桑君事信非誣矣由是醫術
益精診脉人悉知病狀藥一再飲即愈病者歲中
多所全濟事具醫案中故不載里中長老貴人益
為曹丘而君名浸溢上聞縣令而下賓待之郡守
而下士待之又晉之臺司及開府行部迎君者檄
使交於道矣前守林公版授散職謂章服便於紹
詔或曰與其亟帶從步吏後孰若褐見之為貴哉
君亦殊不樂御也病家持金來即散而築室城西
之隅頗耽幽寂焚香端坐委懷緗素課子弦誦暇

則引流灌園交植花竹戶外則結駟奮履爭來迎
君惟恐溘朝露而填夜壑也君聵於耳而聰於心
問者以手畫几輒了悟雖仲車面壁周知四方曷
過焉君性溫坦而有節槩重然諾口不言利而好
施予友人程禹謨欲以女字其子未請而天君後
揣知其意悵然曰余負程君哉越三年復生子而
程復誕女卒踐舊約程貧且死臨其尸而聘之又
客有貧欲火其親者君力阻之涕泣曉諭百計營
貸乃獲地葬焉其信義多此類此豈獨伎足稱述
抗行懿烈所謂賢而隱於醫者非耶今年五十矣

而色若女子以恬澹養生殆黜聰而神完支離而
德劬者也嘗著醫案二卷具載所診病者狀所立
何方所處何藥死生驗者若而人及邑里姓氏言
悉本於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與順逆之所由寒熱
之所宜守數精明世莫能窮也又素問臆說一卷
雜言一卷藏於私篋云

司勳氏曰生民之所大患莫急於病世之拙工不
習文理徒執古方妄意於厲鍼砥石湯熨醴灑以
異其生一或不採輒諉諸司命天札可勝計哉
本朝醫院之設崇以華秩優以清班然授非簡良

失罔蒙罰甚則藥物且未諳覩矧息至之微癥結
之秘乎使王君膺蒲壁之徵參闈庭之侍奏功何
如哉而巖穴之士抱才湮沒名不出戶者王君幸
為遇矣

錢居士傳

吳自泰伯讓王季子辭爵厥後角里興歌於蹇秀
披裘高眈於遺金世多隱君子云我明王賓氏
而下志不絕書乃今見錢居士矣居士名毅字叔
寶武肅王苗裔也世為越之臨安人後有壻夷亭
張氏者遂為吳之長洲人父早卒事母有孝行家

無擔石儲因號磬室以自况夫原憲環居非病馬
卿壁立晏如奚戚焉性木彊敦厚謝却紛華恥蒙
滋垢嗜學耽藝晝夜誦覽不輟將修秘書永嘉之
業以繩其祖尤攻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
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亦閒
婉可玩由是馳譽丹青卿士大夫得其寸楮尺幅
愈於百鎰千縑高車結駟日枉其門居士每長揖
不為屈又不樂曳裾懷刺以通曰吾食吾力足矣
何假縣令給肝王公貸粟也其槩如此而母氏亦
有介山借隱之風焉所交遊非文苑佳士則俠客

酒人隆慶改元甲子一週季冬除夕初度之辰交
遊悉載酒肴賦詩爲壽而請余作傳以傳先是學
院檄下郡邑各舉博學茂文者續修
世宗皇帝實錄居士亦在聘中以多識前言往行
可當世叔云

司勳氏曰昔人謂求士當於其所不取及其所不
爲諒哉若錢居士者砥節勵行以立名聲於天下
豈矯俗抗世者哉亦率履適性而已彼求富貴利
達者炫赫於生前湮沒於身後不可勝紀較居士
孰輕重耶使其脂韋磬折少自貶損於富貴利達
何有而獨安於貧賤以肆其志蓋矚然自拔於塵
滓矣尚何待青雲之附哉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二
明湖廣按察司僉事丹山翁大夫墓誌銘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二

吳郡 皇甫汙子循 撰

誌銘五首

明湖廣按察司僉事丹山翁大夫墓誌銘

丹山翁大夫之寢瘞也召其子謂曰卽不諱能志我俾不湮滅者其皇甫郡公乎亡何竟卒孤遘具狀來乞銘從治命也余兄司直君與大夫蓋同榜雅知素履嘗竊聞之云按狀公諱學淵字道原別號丹山世爲括州遂昌人九世祖行秀者丁元末造隱居岱原中五世祖文一避寇復家城南胡巷

岱原地窹爲里豪所并祖守寧尚德不仕父奎卽
奉政公早篤學以日者言棄去獨抱詩書付公曰
成吾志者子也母潘氏卒繼黃氏有闔德生子三
人長道淵次德淵公其季也德淵早卒公少穎脫
處伯仲間擅聲白眉弱冠補弟子員正德某歲承
奉政公諱倚廬窮經益臻邃討事父兄以孝友聞
已卯黃氏亦卒居喪惇禮合葬於岱原悽然有單
露之感歎曰昔人營塚令傍可置萬家者何心也
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登進士授南京刑部江西
司主事畿內鉅猾怙勢干紀悉繩以法細民誣染

一切從貸大司寇白川周公嘗曰每獄成見署尾
有翁某名輒不復覽而廷尉參覆亦莫有異旨者
同舍郎有疑獄多質公爲平反由是以明允稱癸
巳恭遇

皇上建儲勅贈父如其官而潘氏黃氏俱爲安人
云尋以考績取道展墓稍稍復其故業後署本部
廣東司員外江西司郎中又遇 皇嗣誕生覃恩
得拜真贈父復如其官母氏皆爲安人因建祠以
棲靈妥享輪奐特美綽楔並麗過者望而咨嗟里
中爲之語曰生子當如翁季矣事具涇野呂公記

中辛丑擢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或以地方介荒裔
非大賢之路乃以盤錯自砥畧不動色至則苗夷
弗靖中丞治齋范公將陳撫勦便宜取決於公示
以恩信蠻獠皆回心嚮化馬時 廟建方興潘中
丞公以大木艱得爲恐推以任公公無少避而材
果畢集秋當試士監察檄公入典院事錄成晉
御以語類託諷 上怒左遷真定判隸守倒馬關
關人賴以爲鎖鑰甫肆閱月移貳郡武常山之氓
號泣恨奪公之速郡武治迹尤多又恨得公晚也
甲辰入覲乃就闕下拜本臬僉事備兵建寧八閩

爲之欽遲戊申海寇竊發始建巡視行部詰兵謂
公言少戇坐失事抵罪以 聞詔下吏部謂弗讐
也乃請改任以釋巡視意已酉遷湖臬備兵下江
防駐節蘄黃間風偃湘漢庚戌蠹苗復叛三省震
警臺司以公昔在貴陽知地利諳夷情署覈功罪
陰爲折衝浹月獲凱皆其指示之力也癸丑歲當
黜陟臺諫例得彈劾有以惠文銜私者中傷之命
下奪公官飄然起曰余昔在貴陽聞伯氏奄忽卽
思反服居楚求艾宦情益減每移書與遴治義田
掃荒逕以待余久矣悔不引決竟落謗者之口歸

隱別業飲酒高會日與故舊爲平生懽撫兄子踰
於已生也或惜其位不滿德業不充忠乃曰余以
一介儒生幸際聖明射策發科歲中超致大夫
橫金衣綉垂二十年分亦足矣願以遺榮裕後昆
耳時多賢智公者余始蒞枯州覽其山川層巒疊
嶂崎嶇萃律延亘標峙太史公謂佐命五嶽顧不
然哉且溪流迅復瀟澗聲聞百里故其人多
慷慨激直之風 明興攀鱗崛起若劉文成而下
章葉數君子並以豐功偉烈彪映史冊翁大夫者
亦曠世之選也然以煩劇之才功烈未弘立運不

容於時潘生所謂拙者之効非耶閒居數月疾作
遴輩多方延治不藥而卒七月十日也是月也應
中丞亦捐館於廣南開府運數適相值矣距生弘
治甲寅六月二十八日花甲一週娶葉坦劉氏累
封宜人男子四長遴次選俱邑庠生次遷次遂女
二淑廉適鄭工淑貴適黃九章亦俱庠生孫男子
四曰元鳳元鶴元鸞元鵬孫女三曰元姬寧姬慶
姬並未婚媾是歲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常事于妙
高山之新阡考宅徵吉也銘曰
高原膺膺岱之陽丁辰中圯業已荒後有作者卜世

昌肅肅憲臣奮以揚影纓耀組貢

明堂威夷澤閩又楚疆抗跡鏃羽迴且翔濬源既
深流波長妙高開阡鬼永藏末路云促餘休光

明忠州儒學司訓劉公墓誌銘

劉子亮以楚材舉於鄉累試不第拜雲和令敷文
飾政樹循吏之風余左遷貳栝喜得佳屬云旣而
持其先人司訓公狀來乞銘以余昔在水曹忤權
承譴員外置爲黃州理官黃人嘗謬頌之且雅知
公也按狀公諱大倫字某黃州黃岡人也曾祖政
歷知貴州鎮遠府進階亞中大夫祖瑛父澄並韜

隱不仕母李氏系出望族嗣微弘閩公生而沉毅
寡言笑卽家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少長業儒有
大志流覽羣籍博物洽聞足稱武庫雖夏月盛暑
獨坐弦誦輟扇不揮人或異之曰心靜體涼當自
得之非道家玄引釋氏禪定也其砥節若此制事
必由於禮燕私罔或惰行爲弟子員時從弟子陷
於法乃以百口請於郡守胡公公爲感動立貸之
不復推理人益以此重公祖之將殯也陰陽家者
謂支干弗利諸子不宜登墓公方弱冠叱拒其說
褻諸父之衣泣曰安有父棺卽定而子不臨穴者

言集卷之五
五
哉有忌願身當之諸父竟悟後皆無恙及父之殯也道從河河無梁天且沍寒水復深濬衆止之公竟徒涉染足疾每陰雨良苦悲泣曰吾以水故悼其親非智不如葵也以歲貢起家嘉靖某年春授四川重慶府忠州儒學司訓教鐸頗振士子樂師歲時餽獻一無所受窮乏者捐俸周之癸巳春遷涪州彭水縣學教諭距忠州甫三日堅不欲就遂自免歸曰本非吾志安得戀戀久溷升斗哉上官多賢智公者反服家園十有三載杜門掃軌以開卷自娛或勸之遊曰動靜由性向懷五岳許耽一

丘各從所適也一日忽檢曆書謂小雪後吾當就寢時疾尚未革至期果奄逝異哉凡殯殮之具一皆手自裁定子敬如其言遵治命也昔矯仲彥預知死期陳太丘遺葬卒所皆平生鎮定故委作不亂公蓋同之矣公生於成化丙申之八月二十有五日卒於嘉靖丙午十月二十有四日享年若干歲十某年月日葬於某丘之先塋公娶同邑封君王公文奎之女吏部驗封郎濟之女弟也子一卽亮女三長適袁尚相次適陶珽以歲貢授河南裕州別駕季適張業縣令公濟之女也孫一長統由

縣學充國子例貢生曾孫二如龍如鱗俱稚劉之
先係江西饒州鄱陽縣青塘村人向容公後也有
從宦襄陽者因偽漢陳友諒據湖作孽避地黃岡
遂卜家云司勳大夫曰余嘗誦漢詔令徵廉察孝
悉多奇節士若劉公非古所謂孝廉者哉余居黃
每過漢陰望鹿門未嘗不想見尚德息機之風也
至慕達者穢跡於比隣摘藻者乏譽於鄉曲豈名
教所與哉公之大父天順時值歲凶出粟五百石
全活千餘人樂後必大于門可高善慶獲報雲和
當超致崇顯亦會逢其數矣是宜銘銘曰

少惇吾行不敢以儒自病晚効吾官不敢以祿自
安免而歸吾息吾機賢哉知止獲考其死所未究
者侯厥子

明中憲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洞陽顧
公墓誌銘

洞陽顧公卒之明年季子啓東暨冢孫道洪持其
外姻秦子滂狀來乞銘余國之棄臣也雖爛於文
辭烏足以鐫金石揚芬耀哉先是其兄惠崖公之
墓屬余表之獲詳世裔茲覽狀典而有徵因述其
言聊為緣飾之按狀公諱可父字與新別號洞陽

昔越王勾踐封其庶子於顧因以爲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參軍凱之始也。明興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力田畜藏家累千金時鉅猾俞寘逞暴作姦福五率其子壽山召義旅渴之寘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父子並逮繫久之寘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齟齬賴友人錢氏爲魯朱家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爲誠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泉

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芹軒伯氏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曰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綉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卽榮僖公仲氏子可立是爲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各有時大人第少安毋躁焉知後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時毅皇帝將南狩偕同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輩上書請留畧曰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甘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

宗廟太后何上怒詔獄廷杖之左遷國子學
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苦
塊未承恩命亦數矣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
前授而錫尹暢子素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譖沮
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上疏
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奪
官乃有徽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人榮善干
弔祭之役兩奉使親而君命不辱兩遭笞點而臣

節不渝君子以為難丙戌出知閩之泉州以母老
乞養疏上不報歎曰古人迴馭獨何心哉強承郡
檄而泉俗素好器訟且怙勢相傾至則作六條以
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也務在得
情而發摘不以為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災也賑
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為嫌故民多全活者至於興
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多意馬庠生王以寧兄弟就
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
公一訊出之止坐毆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
感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上應列宿

皆公造也若余同年莊用賓蔡克廉並以高第顯
名僉曰泉守知人哉三載考績上方留意元元
求所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
泉州者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
耄矣忍使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
最母封太恭人帔霞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
向使從客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
贛州當閩廣荆楚孔道商醴往來例權其稅以充
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
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

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如寇恂也瀕行主藏吏
邀公視其醴羨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屬令有餽
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耶三年無染於泉
三月欲汚於贛棄其前操戾之甚矣贛民至今以
爲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僅膺常調復
領遐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欲行少宰
霍文敏公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褰帷露冕往
蒞其境飭法振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犯者
間乃按行諸郡咨詢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
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

島中盤宛在心目雖充國之畫金城文淵之籌函
谷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崗黎出劫爲盜按圖循跡
遂窮治之僭厓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
帖然前此未有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
奚所不可竟以讒免惜哉萋斐成貝錦之嗟蕙苙
起懷珠之謗皎行易污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
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
法雙江聶公持節按閩猶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
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者哉觀其齋空囊而
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之祠此與投犀沉

水取石迓舟者奚異其免官還家也杜門却掃絕
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會亦不多預時
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已性好
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髓文
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褐卽與薛考功蕙
鄭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撰體畧晚醉右丞爰
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
當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澗諸集
并賦贊誌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
圖說迄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丁巳偶感

風痺尋差謂長子起孝曰汝才宜繩吾武累試不第亦命矣曷就選令吾見汝衣冠也至京授鴻臚署丞暴卒京邸公得訃悼曰使吾子不克殮形牖下吾過矣吾過矣因慟疾發不採而卒情具哭子詩中邑人聞而悲之歲癸亥正月某日堪輿叢辰家並曰吉圖舉公柩葬於小嶺灣之新阡啓楊王二恭人兆合焉禮也公生成化乙巳十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七配陽山楊氏贈恭人繼武進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卽起孝鴻臚署丞次啓予國子生次啓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八人云

系曰今上之仕也孰不欲優游以取卿相哉然有至不至者命也與其脂韋晞寵於世孰若玉碎而垂身後名哉如洞陽公能蒙垢遺榮殆無憾矣是宜銘

矯矯憲臣際風振翼抗疏繩違越俎秉直分陝樹聲爲邦流澤口可鑠金心匪轉石我有忠信孚于蠻貊亦有子孫遺之清白惜哉棄捐胡然奄忽經始嶺灣卜云旣吉爰啓新阡廼安幽宅考德懷勲請視鴻刻

明朝列大夫山東都運同知山泉王公墓誌

銘

長洲分教王君振鐸之暇謁余載拜涕泣而請曰
常聞孝子之於其親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爲終身
之憾使葬不能銘懿美湮沒無聞於後其憾殆有
甚焉臯也幸而叨一命之寄爲多士先且遊吳文
苑之邦接公大方之家不靳一言以爲先人光是
孤之罪也是孤之罪也余矜其辭發其狀覽誦之
歎曰朝列公之行宜銘已君僚友歐陽司教所述
也典麗足徵又身辭焉據狀公諱景明字時新號
山泉保定清苑人也高祖諱明善曾祖諱子成祖

諱源並隱不仕父諱郁贈奉政大夫府同知如子
官毋劉氏贈宜人云公生英敏夙悟知非凡兒奉
政公令就外傳少長從定興李先生遊遂精易學
補邑庠弟子員時督學侍御爲儀封浚川王公按
試拔公居首屬以遠器正德癸酉果登順天鄉舉
四上春官不第時嘉靖癸未歎曰今

聖天子龍飛于上士咸思攀鱗以赴功名之會文
夫苟膺一命之寄皆足以行道濟時奚必一第哉
乃拜鞏昌府推官地接羌戎民多質悍可以理剖
而難以法繩公至持以矜恕多所平反時總兵李

隆甘肅奸首也坐法當刑諸司懼有外變欲閱禁
中勒令自裁公力陳曰李所犯非暴諸市曹何以
昭國法示與衆哉由是隴西之民罔不愴公德威
者矣丙戌遷本省太僕寺丞奉 勅提調三邊茶
馬頻歲交易蕃部徃徃匿其名馬數不盈額公厚
加餽資誘其來厩適中秋入賀 聖誕闕所獻多
神駒逸驃

聖心嘉悅恩寵特優矣庚寅遷開封府同知專司
河道先是通塞弗常漕舟愆期糧餉告乏公方憂
之乃稽程限覈募價不得僞增侵削而宣瓠之頌

興焉然勢或不便於臺司公身任其事而業已憐
其讒矣會考察之期太宰誠齋汪公惑於臺司語
將不利於公浚川公掌院事力爭之曰倅郡如王
某者剛直自遂不阿取容使以此蒙黜則選與弗
勝任者進矣竟獲免乃調貳鞏昌士民喜其復來
扶老携幼郊迎道左曰何幸西土再覩末光丁酉
鄉比奉憲檄執事鎖闈所薦多名士巳亥 駕幸
承天簡命亞相石門翟公秉鉞西巡至鞏見公與
語陳說邊事較若指掌載之隨行迨還朝上䟽獨
薦之尋遷山東都運少使齊魯凋瘵盜緣為奸公

視醯浹月一振而更新之始無廢墜夫刑罰馬政
水利鹽法皆國家大經也凡所歷試克稱厥職以
公之才何施而不裕而位僅至此衆共惜之然向
非王中丞知人抑豈能超致金紫公知止足竟投
劾去臺司苦援不可得此又豈徇祿縻爵之世所
多見乎自癸卯閒居灌園開逕日與二三同好詩
酒為娛課誨子孫俾知務學足跡不入城府兄弟
五人公為其仲性敦孝友伯氏早逝恩撫遺孤宦
橐罕積而仗義樂施亦風之倜儻然也履旋喪神
奄忽委化悲哉初娶李氏同邑濱州博士守宗女

也隨至鞏昌公治獄明允諷道實多嘉靖甲申九
月九日先公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一卒之日郡人
懷慈母之嗟若喪妣之痛焉後以公貴贈宜人繼
娶張氏山東平原縣會寧教諭環之女封宜人距
生成化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歿嘉靖三十三年正
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五長希臯即分教君
次道立道興道顯道成女五孫男七公之子孫亦
既多云先是疾革欲遷塋所塋在郡城南六十里
王磐墅遠祖元翰林學士故基也今避其諱因名
王村云塋先在墅西北至國初明善公稍遷于

南後以地隘塚繁各自經始公則卜吉於塋之東南二里許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希臯輩奉公柩合李宜人葬焉俾彼王裔肇自太原世躋華顯貢禹彈冠之日呂虔贈刀之時前史蓋紀之矣明興中丞公德明者持憲撫三晉茂著勲猷公從兄也自是科第駿發簪紱蟬聯鬱為望族莫之與京傳文毅公所撰傳記載在家乘公為理官所全活民命無慮千餘嘗高門容駟曰後世子孫當有顯者不愧東海于公矣銘曰

於維王宗既遙且洪迨茲朝列乘時奮庸漢尚陰

德紹厥餘風隴西之民大造是蒙河流底定別駕之功權茶市馬天閑已充督醴經國自西徂東爾才則裕胡施未隆金馬故阡新鬣而封溫溫宜人宅並考終慶流後嗣奚必爾躬我銘貞石垂示無窮

明誥封奉政大夫戶部廣西清吏司郎中青

山王公墓誌銘

王子維楨童時以奇聞年未及冠登進士第與余兄司直君為同榜友余從闕下獲締交焉並嫻文藝為海內所推迄今三十餘載矣丙辰之歲王子

自南安辭守而余亦由滇中解憲各歸山中爲灌
園吏者幾十載雖音驛相聞而光塵難卽每懷良
覲寤歎未嘗不在陵陽間也乙丑春正旣望王子
衰經不遠千里蒙犯風雪匍匐造余稽顙再拜泣
而語故始知青山公已背養日月有期手自勒狀
請銘于余余閱其柴毀相對而泣少焉把臂相慰
勞嗟乎先人有懿美而不能聞揚是有負於知己
之託使辭溢而近諛事乖而匪覈亦豈深相知者
哉按氏族所載王姓最大其散處太原瑯琊間者
最稱繁衍若漢諫議大夫而下晉太保司徒之屬

最多顯者青山公諱汝猷字宗臯周靈王六十四
世孫先自江左徙新安實茂弘之苗裔傳至唐尚
書大獻公璧厥後寢衰宋紹興間再徙宣城之涇
川遂爲涇縣人曾祖考子榮封戶部員外郎祖考
達字德孚由成化丙戌進士官拜武昌守

孝廟時考郡吏以天下第一稱有子六人次鏘字
鎮之侗儻有大志娶邑中左知州輔女實生公公
生而隱厚不爲凡兒嬉戲武昌公甚器之乃延良
師教以詩書夜誦不輟燃膏達旦就几上假寐巾
燼不自覺也其篤如此左公精於易學嘗著周易

輔說行於世公從而問難恍然有悟端坐一室研
味道腴師曰性靜可與爲學非子其誰正德乙亥
御史張君鰲山來督學覽其文選充縣學弟子員
值家門構釁族人多亡匿公挺身赴理抗言庭折
無卑疵繼趨上官爲之改容向非平昔志節能服
人鮮不株染蔓逮者旣而痛父以急原抱憤溢故
苦塊思報執喪三年不事酒肉停柩在堂一夕火
起伏棺號泣天爲反風得無恙尋殯宣陽都青山
之原每穿土虎豹悲鳴廬墓踰年芝產塚上公心
以爲異竟秘而不言因號青山公示無忘其親云

時趙宜人亦能食糲衣浣相夫於義有鹿門之風
馬御史盧煥劉隅相繼督學移郡邑俾勸駕入試
數奇輒不耦余胤緒時爲南京戶部主事監兌浦
口先與左公有姻婭戚公因爲道誼交携二子從
之遊尋轉吏部考功郎中北上乃携二子師事湛
公公方倡道東南由大司成遷南少宰公居新泉
精舍探討益邃四方學者如武陵蔣信廣東周衝
永豐呂懷婺源洪源滁州孟津述業響臻相與友
善關中呂柎安福鄒守益亦稱公爲江南篤行君
子矣二子雖稚年旁侍竊聽若了悟焉者客皆異

之已丑督學章袞按郡公携子歸涇辛卯與長子
入試廷榦中禮經第一卽維楨也越歲壬辰登進
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例歸娶踰年奉
詔江南開讀又踰年奉勅德府每祗役寧省迪
以令猷期樹鴻績敬諾以行甲午督學聞人君銓
獎其孝慈復趣應試亦竟不第而仲子廷傑嗣爲
縣學生如京師恭遇

太廟覃恩應授封典公曰余豈不能叨一命之寄
以展濟物之志徒以子貴冒榮非夙心也同榜德
清蔡汝楠勸之始克拜命兩奉制詞若異質舊

於儒林鍾祥及於哲嗣多美辭云公恨生不遭行
以顯父母而身爲大夫慘然不豫受封三十年非
歲時慶享不以衣冠自炫棲趾青山構草堂數楹
茲歌其中非公事不入城府飄飄然有塵外之想
妙契顏齋洞啓眇籥嗇精願神雖躋者年色猶少
壯蓋恬澹足以養生之驗也子旣入官爲良二千
石未嘗視家訾稍高于門罕置產此其槩矣撫
弟汝璉敦友于之愛而存故尤篤且撝謙不欲上
人以故里中號爲長者歲鄉飲邑令恒以大賓迎
致之宣守羅公汝芳闡道宣化四方環聽者履常

滿千悉爲館穀無虛日亦雅重公數相問貽公素
無疾甲子八月展墓青山凡少時經行之地遍爲
探訪歎歎眷戀久之至北亭庄左手偶感風委頓
而返二十四日忽泄下越四宿呼沐浴更衣者三
翌日果卒距生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
十有五二子哭之慟知公者與斯文喪祝之歎焉
配趙宜人先公卒于男三人長廷榦官至南安守
娶左氏先封孺人加封宜人次廷傑國子生娶朱
鶚女季廷盛聘趙女女三人孫男六人文炯邑廩
生次文燁增廣生文美附學生文燿文耿文灼曾

孫男一卒之年廷榦卜以十一月十六日舉公柩
葬厝于青山祖塋之次俟吉乃葬圖新兆域云夫
山公之學專務體認不尚文飾故其爲文亦若
時格卒不獲一第非也然有醞藉能藻
至論風俗得失生民利病若指掌用其言足
以圖治使脫射策而就於擢其功烈蓋弘遠矣夫
予懿範乃誕元方叔師博綜特秀文考以廷榦
爲之子公其不死哉是宜銘銘曰
於休先生砥節厲行誦說義文高談孔孟爲世解
紛仗忠與信不有長者俗焉表正苦寢帷堂快讐

未果至誠格穹反風滅火鬱鬱青山幽靈茲妥既
產祥芝亦馴闕虎往謀所載孝感斯徵今人與居
先民是程淮水之涇實流於涇俾昌而熾適世其
興匪位而貴匪爵而尊仁義允蹈師友淵源芳塵
永謝潛德猶存所未究者爰俟後昆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二

男林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三

吳郡 皇甫汸子循撰

誌銘二首

明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王大夫既卒之三年將圖襄事諸孤來乞銘余以
不文讓孤泣而固請曰是先人之遺命也願微一
言之辱以慰九原之靈展狀季翁中舍君所撰云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贈太傅諡文恪公鏊仲子也其先汴人宋室南遷

言重集卷之五
從而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爲吳人大父諱朝
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並以太傅貴贈
如其官榮躋三公恩逮四世乃知佩刀之授有徵
列戟之施無爽克紹烈祖者矣大夫生而厚重偉
丰姿有器識甫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蔭入太學恥
居執袴被服樂與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
絕不通賓以謝請謁者曰毋以累家大人爲也其
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毅皇倦勤闔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赭衣關
木暴於轂下者以百數太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

瑾心銜之以相公望重終莫敢侮稍爲斂容儼氣
人咸爲公危之尋上䟽避賢者路竟遂析奚之請
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山海內歎其爲完人云時
長子中舍君窮治宮室苑囿凡輿馬服食靡不華
腆粉黛聲伎充於後庭玉帛玩好實於外庫將以
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
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相公亦喜謂成吾清德者
此兒矣亡何謁選銓曹太宰爲長洲陸公執其卷
曰非汪太傅子耶真可謂得青箱之學者卽取父
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稽昔司空導右軍

義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勲簡冊偉然成大丈夫是
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奚待焉適有左軍督府
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輿便省問衆益賢之
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卽恪守職司值畿內諸
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憫焉
捐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陞楯郎得休居自旃始
哉在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
中府尋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
為

章聖召醫叱曰禁門一鑰安敢擅啓然事關

太后奈何詰使者言頗驗迺飭踐更卒嚴禦躬導
出入旦日上䟽言醫官召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
備緩急時嘉其奏焉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
月詣京一比試第其能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
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漸廢弛率為釐正不少假
借士卒皆嚴憚叅軍矣嘗奉詔淮揚有司餽遺一
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妣胡氏由太孺人進封太
宜人兩承 褒寵實異數云是歲遷宗人府經歷
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寘散地乃就

關下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威德漸被遠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
惡忍忘垂堂之戒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
人不久背養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旣除服或勸
之仕曰吾有先人之廬足以託處具區之田足以
自給桑麻橘柚之饒足以比戶封而鄴架之書可
以委懷湖山之勝可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
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秩韜隱從事著作縱不能
附子減之節獨不媿少游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
高之性績密寡言笑事必熟思而後行雖造次未

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校亦無脂韋睚眦
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道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
律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籍記他日人
有忘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居
無虧攝強飲食壬戌四月朔偶嬰寒疾越七日卒
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一悲哉配陳氏
初封孺人進封宜人乃先公卒子男四並秀發能
文長有輔國子生次有夔次有龍邑庠生次有玘
孫男女八人可謂蕃衍矣輔等卜以乙丑十二月
初九日奉公柩厝于洞庭王塢之新阡越丙寅正

月初四日合陳氏宜人兆葬馬銘曰
倬彼王喬起自太原居吳震澤由汴來奔天挺太
傅身任斯文扈

聖熙載炳耀台垣兩朝毗化四葉蒙恩邦侯績業
亦貴而尊懷金剖竹皂蓋朱旛踐榮知止膏施自
屯誕生哲嗣雖死猶存阡開幽隧儼對湖濱赫赫
中順題墓之門刊石頌烈永詔後昆

明文林郎浙江台州府推官張公墓誌銘

吳四著姓而張爲一若今天台公者其先濠梁人
也勝國時有仕平江路者避僞周之亂徙金陵再

徙吳爲長洲編氓自五世祖賜始也賜生彥達彥
達生景景生準世服賈以貨殖聞生子四人並好
遊北走燕南走越結客少年游閒公子日馳逐於
章臺狹邪間歸而務然諾輕財好施能趨人之急
則又以俠聞仲子滂字應霖母李氏所鍾愛也始
折節讀書其在燕也鼓篋入雍盡棄其裘馬之習
從博士掌故講同異多所發明爲大司成所知積
分考行升諸上舍

世廟戊子以尚書古文舉于順天疇昔五陵諸少
年咸指目而訝曰張仲豈久人下者哉向以鴻鵠

困于燕雀中耳自是十上春官竟不遇乃卷志長
林躬理家事稍治第宅葺園囿地僅一區而池館
島嶼之勝備其中花木禽鳥亦相稱自號青陽居
士杜門掃軌以謝貴人惟二三密友時爲開徑食
不重味酒纔三行輒罷去乃出所藏書籍圖畫彝
鼎罇罍劍七鏹鏹咸千百年物賞鑒之暇則延師
訓課其子而已內而諸從外而子輩各以別舍折
券畀之或婚喪不克舉者咸爲周之有敦睦之風
焉踰三紀歲甲子季冲子鳳翼燕翼並舉于應天
里中謂古有三戟張家將復見於今則又駸駸乎

以顯聞矣乙丑春忽戒其紀綱曰爲我趨裝將謁
選于天官氏人莫知者先是嚴相公爲司成時嘗
拔太學俊異者得馬氏一龍從謙輩十有一人隆
禮以優之仲蓋與焉後登上第者九人嚴旣柄用
凡受知者趨之多得魏科輿仕仲獨謝去曰吾寧
不仕豈可以權貴致身哉相國敗始有此行或以
其事寔淫聞於秉銓乃拜台州理官遂自號天台
仙吏而人稱曰天台公云時侍御龐公尚鵬按浙
之命甫下持憲良峻大署其門屬吏毋得上謁天
台公徑造其門闈人止之乃排闥而入御史驚而

進之庭叅未已遽升其堂曰未嘗為吏不識吏局
然下僚謁長官承問治道亦禮也胡深絕焉御史
歛容而謝京師傳以為美談視脂韋磬折足帖帖
面赤汗背者何如哉不疑之諭暴公子天台近之
矣將之官過里中猶携諸從獻翼輦為竹林之遊
忘其簡書可畏也移檄促之單車入郡偶觀察使
者委以訟牒而名犯其諱入而作色曰理官與囚
名伍豈有意辱之耶觀察引咎謝之其不為屈志
媚上多此類暮月之間疑獄多所平反弭大盜之
道捐弊田之罰卻鹽賈之賄俸祿之餘盡散以饒

學宮廣浮梁士獲藏脩民歌利涉又建正氣樓以
祀方正學倉吏耗米將鬻女以償出橐中金代贖
之人心咸為感動台郡為之語曰張君為政樂不
可支麥穗自昔蔓草在茲以庭虛罕訟獄蕪寡逮
擬堪也然同官嫌於伴食郡守甘之坐嘯忌才害
能譽之所在謗亦隨之矯矯者汗不信然哉遂以
年免聞報之日歎曰吾豈不知耄無能為耶聊効
一官以見志耳矧茲地也稱仙都福庭傍郡去龍
湫鴈蕩密邇間得馮霞御風躡石梁採海嶠吾生
足矣昔稚川求丹砂於勾漏靈運娛清暉於永嘉

某雖不敏請附二子矣或占綴詩篇閒婉可咏也
角巾東歸士民遮道車不得行尋建祠肖像為享
祀焉抵家發裝圖書之外惟鵲蕉蘭蕙數種而已
閒居兼屏紛雜闢園濬池崇臺綺閣覽衛生之經
談緩齡之術仲長眷懷於山水馮亮廣適於栖遊
殆未涯也忽膺痺疾陟旬而卒隆慶己巳正月晦
日也生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
四配沙氏相夫以才淑克昌厥家沒齒敬慎不衰
男女各二長鳳岐娶陸氏次鳳儀娶徐氏皆太學
生孫男二天台公病方革無他言惟曰我卽不諱

菟鬼猶思越鄉昔人託葬南陽台人豈不能血食
我耶卒之後果有屬吏素車白馬千里臨哭者悲
哉彌留之夕召獻翼曰汝吾家千里駒也為撰述
平生乞銘於司勳氏彼雅善文又汝忘年交也獻
翼泣曰唯唯是歲鳳岐輩卜以十一月十又幾日
卽遠于伏龍山祖塋之傍遵治命具狀來請夫張
子藝苑名流得馬遷叙事法且所聞於家庭罔溢
而徵余奚加焉聊刪次而系之銘曰
張仲務學克振儒風肇由俊舉耻以貲雄避權謝
仕韜光固窮晚效一官烹餅愈治爵服匪榮聊展

吾志民號神君自稱仙吏不習塵容引年解纒樹
碑留思建廟享食官豈在崇民懷惟德伏龍嘉麗
卜宅妥靈赤城遙緬騎箕鞭霆餐霞吸瀼安知委
形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三

男琳謹校

